

艺术与教育

非线性叙事与集体视角的交错——《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孙子丛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 山东济南 250353)

摘要: 本文以福克纳的短篇小说《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为研究对象, 围绕其独特的非线性叙事结构以及集体视角展开探讨, 在增强小说悬疑感的同时, 为艾米丽这一角色的塑造提供了复杂的解读空间。作者通过对时间线的打乱和细节的铺垫, 以及小镇集体意识对个体的凝视与规训, 展现出旧南方传统与新观念冲突下的悲剧内涵。本文旨在通过对福克纳作品中多样独特的叙事手法进行分析的同时深入探究小说主题。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Faulkner's short story "A Rose for Emil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ocusing on its unique nonlinear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collective perspective. While enhancing the suspense of the novel, it provides a complex interpretation space for the portrayal of Emily's character. Through the disruption of the timeline and the foreshadowing of details, as well as the gaze and discipline of the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of the small town on individuals, the author reveals the tragic connotation under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old southern tradition and new concepts. This article aims to analyze the diverse and unique narrative techniques in Faulkner's works while deeply exploring the theme of the novel.

1. 引言

威廉·福克纳作为美国文学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曾创作过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 其作品以令人深思的主题以及意识流技法而著称。《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A Rose for Emily) 是他最负盛名的短篇小说之一, 自发表以来, 以其独特多样的叙事手法和出彩的哥特元素成为了文学经典。小说以美国南北战争后的南方小镇杰弗生作为背景, 讲述了一位没落贵族女性在社会变革中的悲剧故事。艾米丽小姐悲惨的一生从被父亲严厉管控开始, 到孤僻的生活和失败的恋爱, 直到死后, 被人们发现卧室里还有死去多年的恋人尸体结束。看似简单的爱情悲剧故事下, 福克纳并未以简单的时间线性叙事推进, 而是使用插叙、倒叙等多种叙事方式, 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 将碎片化的故事与回忆像拼图般整合在一起, 重重伏笔也为故事结尾时的“发现尸体”制造了极强的阅读冲击力。与此同时, 作者还使用了独特的“我们”这一第一人称复数集体视角, 在群体叙述的声音下展现对艾米丽小姐的凝视与审判, 极大程度地增强

了小说的叙事张力和恐怖感的营造。因此, 本文将从叙事学的角度出发, 通过非线性叙事结构以及集体视角两方面对小说进行探讨分析, 进而展现这本小说的深层含义与写作魅力。

2. 非线性叙事结构的建构和意义

王平(2012)提到, 福克纳之所以被认为风格晦涩, 正是因为他在小说中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叙述模式, 采用非典型的时间结构, 通过错时与时间颠倒的手法对叙事进行重构, 从而呈现出一种复杂且非线性的叙事逻辑。在小说的开篇, 作者没有选择循序渐进的讲述方式, 而是直接以女主人公艾米丽之死作为整篇小说的开端, 为后文非线性叙事的展开埋下伏笔。艾米丽的死亡, 在小镇居民的心中象征着一座纪念碑的倒下, 令所有人怀着仰慕或好奇的心情前去送葬。这样的描述在引出对周围环境描写的同时, 更展开对其身份的探讨。她的死亡不仅是个体生命的终结, 也是南方社会的变革以及南方贵族倒塌的象征。她的死亡触发了全镇居民的集体回忆, 由此开始采用倒叙的手法讲述了艾米丽一生中重要的几个

时间节点。艾米丽父亲去世，与霍默交往，购买砒霜，霍默失踪，艾米丽拒绝交税，气味事件，艾米丽去世，房间尸体被发现等等……艾米丽几个人生中的关键时刻在作者笔下没有按照时间顺序串联，而是以回忆，猜测和插叙的方式，错综复杂地构成了一个跳跃性发展的完整故事。

从整篇小说的内容来看，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每一部分的剧情层层推进，互相补充，构建出一个震撼的故事。第一部分是前文中提到过的艾米丽的死亡；从第二部分开始，小说开始回到过去，讲述了艾米丽如何与政府抵抗拒绝纳税的要求，以及三十年前艾米丽的房子曾经散发出臭气，为霍默的死亡埋下伏笔，强调了她与外部世界的严重脱节，仍然幻想自己生活在南方社会的贵族生活当中；第三部分进一步回顾了艾米丽与霍默的相爱细节，以及艾米丽去药店买砒霜的细节，这些日常的举动穿插在她与霍默的互动当中，通过小镇居民的描述和猜测，营造出一种紧张的气氛；第四部分着重描写了霍默的失踪；最后一部分中，故事的结局再次回到艾米丽的死亡。人们走进尘封的房间，霍默的尸体和那缕银发最终揭示了霍默失踪的真相。

购买砒霜在小说当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情节，在艾米丽与霍默的恋爱发生冲突时，艾米丽坚决要购买砒霜，且拒绝向店员说明买毒药的意图，因此在居民的视角中，“我们”猜测艾米丽因为情场失意而想要自杀。但随后作者突然切换到另一段艾米丽与霍默的相处的回忆，以及购买餐具等故事，打断毒药这一话题的持续性。在短短几句话之间，作者实现了时空的切换，插叙与回忆的叠加更弱化了毒药这一意象在读者印象中的停留。直到小说结尾时，男人尸体的旁边出现的一缕银发才令读者恍然大悟，毒药的真正用途是为了杀死霍默而不是自杀，更让人联想到前文中艾米丽家臭味不断散发的真正原因。这些情节在叙述中被刻意打乱顺序，推迟了真相的揭露，让全文充满一种悬疑和神秘的恐怖气氛，起到了震撼和铺垫的双重作用。

整篇小说中多次发生的故事时间线与叙事顺序的刻意错位，使得读者在阅读时必须按照逻辑顺序和模糊的时间标识，对时间线进行重新整理和逻辑组织。不同于

传统叙事结构清晰明快的推进方式，这种非线性叙事结构造成了浓厚的悬念感和阅读张力。文本中的片段在为后文埋下伏笔的同时，也与前文看似毫不相关的记忆片段互为因果，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阅读体验。

3. 集体视角的构建与“我们”的目光

不同于其他作品的第一视角和第三视角叙事等，在这篇作品中，福克纳采用了“我们”这一独特的第一人称复数的叙事视角。王敏琴(2002)指出，福克纳在叙事过程中灵活切换不同的聚焦方式（如全知视角、内部聚焦与外部聚焦），并通过讲述者人物与反映者人物的交替使用，使得“我们”与“他们”等人称代词在叙述中呈现出一定的模糊性。原文中的人称代词不断从“we”、“our”和“they”之间变化。“我们”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小镇居民这一个集体，也是艾米丽生活的见证者。“我们”凝视，审判，规训，但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艾米丽。这一独特的写作技巧在无形中增强了人物的神秘感。在形成一种强烈的距离感的同时，使读者意识到小镇居民对于艾米丽的复杂情感态度。

从形式上看，“我们”这一复数的第一人称不是一种单一的叙述立场，而是一种混合的声音，在同情，好奇以及道德审判的同时体现自我矛盾的怪异感，更加突出了小说的主题。在小说的开头艾米丽的葬礼上，福克纳写道“我们全部去了她的葬礼，男人们是出于一个曾经是纪念碑似的人的尊重；女人们则是出于好奇，想看看她的房子里到底是什么样子”(威廉·福克纳著，李文俊译，2021)。在这一段文字中，清楚地体现了人们对于艾米丽的复杂态度——在给予表面上尊重的同时充满凝视和审判。在故事中，艾米丽始终是一个“他者”的存在，艾米丽的故事全程在“我们”的见证和观察下发生。在送走最后一个学习画画的学生之后，从此艾米丽房门紧闭，行为孤僻乖张，除了一个担任花匠兼任厨师的黑人仆人进出房子，和外界几乎不再有任何联系。除了买砒霜以及拒绝纳税的几个片段之外，全文不再有来自于艾米丽的语言和对话。读者只能在小镇居民的视角下，通过有限的信息猜测和议论。作为南方贵族的小姐，却爱上了一个北方人，被认为是“不合礼法”，深信她已经堕落了；艾米丽买了砒霜，“我们”纷纷猜测是不是要自杀，认为

这是再好没有的事；艾米丽拒绝纳税，“我们”在尊重她的同时，对于沙多里斯上校的说辞，认为那是妇道人家才会相信的话；艾米丽小姐要结婚了，“我们”很高兴，不是高兴她终有所属，而是因为两个堂姐妹更有南方贵族的气质和傲慢，艾米丽的婚姻似乎“战胜”了她们……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作为叙述者以及故事的见证者，实际上一方面象征着社会变革后的社会主流意识，另一方面象征着传统道德规范和社区舆论。“我们”是讲述者的同时也是压迫者。“我们”时而为艾米丽高兴，时而可怜艾米丽，叙述者的转变如此之快，永远站在自以为是的道德高地。人们从不在意艾米丽本身，爱她和尊敬她只是因为她是时代的遗物——南方旧贵族的代表，贵族的风度战胜了个人的幸福。

在另一方面，这种特殊的叙事视角的重要作用就是把读者和叙事者放在同一个信息的层面，读者的情感随着小镇居民的猜测和议论不断被引导而发生改变，为丰富读者的阅读体验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程锡麟(2005)指出，小说中的“我们”在叙事中承担了整个社区的观察者角色，言辞中透出集体对于艾米莉的评判，由于其身份所限，许多关于艾米莉私人空间中的事件只能通过片段式的信息拼凑而来，使得整个叙述带有一定程度的猜测与不可靠性。使得读者如同隔着一层迷雾对小说角色进行观察，文中居民的种种议论与结尾艾米丽与死尸共睡四十年的真相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人们看似了解艾米丽的生活，实则这种了解只是基于他们的想象和窥视，同时这也是全文中最具有讽刺意味的一面。这种不可靠性影响着读者对于艾米丽这一人物形象的全面理解，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逐渐了解艾米丽的过去，在接受“我们”的声音的同时也慢慢看清楚“我们”并不代表着真相。

在这本小说中，如此特殊且多样的叙事手法不只是一种写作手法，更是一种表达主题的方式。在模糊了个人与集体的界限的同时，也模糊了传闻与真相的界限，加强了小说中故事表达和情感传递的层次感。通过这一内容，福克纳也从中表达了在传统社会中，个人在集体凝视下的痛苦，使得这篇小说成为一篇经典。

4. 结论

本文从叙事结构与叙事角度两个层面，对福克纳的短篇小说《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探讨。在这部作品中，福克纳打破了传统线性叙事的时间顺序，以非线性的时序交错方式呈现艾米丽一生中不同阶段的片段。这种看似零散却极具章法的叙事布局，增强了小说的悬疑感和结尾真相大白的冲击力。同时，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复数视角进行叙述，使“我们”这一模糊的集体声音成为整篇故事的讲述者。这种集体叙述者既是目击者、评判者，也是小镇上传统社会结构的象征，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始终感受到一种包围、凝视的氛围。叙述者身份的模糊性和整体性，也为艾米丽这一角色的塑造提供了更复杂的解读空间，使她既是被讲述的对象，也是小镇集体记忆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福克纳通过巧妙的结构安排和独特的视角处理，将人物命运、社会变迁与文化冲突紧密交织，在形式与内容之间达成了高度统一，展现出极强的文学艺术张力。

参考文献：

- [1]程锡麟.献给艾米莉的玫瑰在哪里?——《献给艾米莉的玫瑰》叙事策略分析[J].外国文学评论,2005,(03):67-73.
- [2]米克·巴尔著.谭君强译.叙述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 [3]威廉·福克纳著.李文俊译.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05.
- [4]王莉.论《献给艾米莉的一朵玫瑰花》的叙事艺术[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9,(05):87.
- [5]王敏琴.《献给艾米丽的玫瑰》的叙事特征[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02,(02):66-70.
- [6]王平.穿越时间的迷雾——《献给艾米莉的玫瑰》叙事学解读[J].名作欣赏,2012,(12):33-34.
- [7]张亚茹,朱江.《献给艾米莉的一朵玫瑰花》叙事解析[J].中原文学,2024,(23):54-56.

作者简介：孙子丛(2004年8月)，女，汉族，最高学历 本科(文学学士)，职称 无，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